

大众日报
客户端大众日报
微信

新词解

“鼠鼠文学”

“鼠鼠我啊，长这么大还没牵过女孩的手，也交不到女朋友”“鼠鼠我啊，这一年好像把人生过得特别糟糕”“鼠鼠我啊，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最优秀的”……最近，一种自称为老鼠的“鼠鼠文学”火了。

释义：这是一种调侃和自嘲的表达方式。老鼠生活在不見天日的角落，一般被认为是肮脏的，人人喊打的。使用者自比老鼠，意指自己是社会中不起眼的小角色，无甚天赋，屡屡受挫、屡屡失意。鼠鼠文学一般以“鼠鼠我啊”开头，用自嘲的语气，讲述自己的辛酸经历。

近义词：小丑竟是我自己。小丑本意为马戏团里的一种角色，画着夸张的笑容，动作表情滑稽，而自己的苦涩只能藏在厚重妆容之下，就像生活不如意却还要努力保持微笑的人，引申含义可以指代“生活不如意，在网上哗众取宠的人”“自作多情的人”“前后态度反差巨大，让人觉得可笑滑稽的人”“游戏操作滑稽可笑的人”等，多用于自嘲。

“鼠鼠文学”多配合相关表情包同步使用。豆豆眼，矮胖滚圆的鼠鼠形象，与“鼠鼠我啊”仿动物的萌态语气一起，在自嘲的同时，也容易让人产生同情，这样，“鼠鼠文学”就成了失意者的抱团取暖。

如果只是通过自嘲的方式寻求同类群体的慰藉，“鼠鼠文学”的流行亦无可厚非。但倘若一直陷入悲观的情绪，就会忽视自己身上的闪光点，越自我贬低，越是找不到出路。再说，即便真的不能达到世俗的成功标准，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自我价值。“鼠鼠我啊，同样可以活得精彩。”

“浪浪山”

一部动画短篇集《中国奇谭》，带火了“浪浪山”，也让无数人开始思考自己与“浪浪山”的关系。

释义：“浪浪山”代指家乡。出自动画短篇集《中国奇谭》中的一个虚拟地名。浪浪山是片中主角小猪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代入现代打工人的视角，小猪妖在浪浪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妈妈和弟弟妹妹也在身边，事业上虽没有什么成就，却也平淡幸福。但小猪妖不满足现状，想离开浪浪山，出去闯闯。一句“想要离开浪浪山”，折射出无数人的心态。

每个人都会有改变现状的想法，离开“浪浪山”，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不满足于一成不变的生活，总想“生活在别处”，也是每个人自我探索的动力。尽管翻过一座浪浪山，还有千千万万座浪浪山等着我们，但每到一处，必会收获不同的风景，有不同的心情。同理，留在浪浪山，也是一种选择，生活总会继续，明天也总在更迭变化。一成不变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创造生活的人。

“叠甲”

近日，一段名为“叠甲圣经”的视频走红网络，列举了创作者可能受到的各种质疑与揣测，黑底黄字密密麻麻，将“叠甲”这个词带入大众视野。

释义：指为了规避网络发言时面临的质疑或引起的争论，在发言前使用大量限定词标明立场。如，“本人表达观点仅字面含义，非引战，非水军，非反串，仅为个人感想，无任何衍生含义，内容不代表任何其他团体个人，无任何隐喻、暗示、反串、碰瓷、蹭热度等想法……”

这折射出当前网络讨论氛围不够友好的事实。在公共讨论中，很多人并不是根据对方的观点就事论事，而是盯着发言者的身份、言语间的疏忽，揣摩其动机，进而全盘否定其言说的内容。社交平台上显示出的IP属地、性别等信息，都可能成为挑起一场争论的导火索。网友紧盯着发言者的身份，对他讲的是什么却不在乎。人们越来越难以形成共识，也越来越难以就彼此的差异进行合理辩驳。

叠甲，正是这种情况下的一种无奈之举。在发言之前，先给自己叠上层层叠甲，希望对方不要以人废言，防范无差别的人身攻击，试图让讨论回归正常轨道。这种被动的防御，实际上能发挥多少效力，我们不得而知。但理想的沟通环境，不应是双方穿着厚厚的盔甲防御伤害，而是每个人都换位思考，摒弃偏见，理性沟通。我们期待着大家都卸下盔甲，让沟通畅通自如的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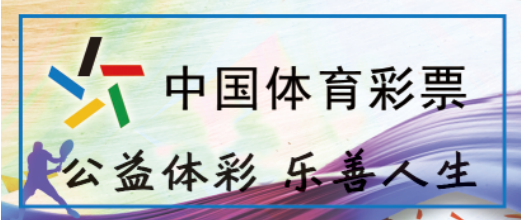
“公主下午茶”

“公主下午茶”，听到这个词，很多人脑海中都会出现一位装束典雅的名媛淑女，优雅地品尝下午茶的场景。但在短视频平台上，“公主下午茶”有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画风。

释义：网友对贵族下午茶戏谑化表达方式，指把下午茶吃成最接地气的模样。传统下午茶中的精致糕点，被替换为具有各地特色的平价小吃。于是，我们能看到，一位高贵的“东北公主”，正在享用她的下午茶：猪皮冻和蒜酱；一位“河南公主”，则醉心于她的开封式下午茶：胡辣汤泡面。

“公主下午茶”，这个颇具贵族情调的词被彻底解构了。普通人也可以自称为“公主”，可以随时随地享受那种高品位、高质量的生活。在网络上，用类似“公主下午茶”的噱头炮制一场营销盛宴的做法很常见，这次网友用最朴素的方式解构这种消费主义的伪装，反映出越来越讲求实际的观念。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便致力于搜寻、辑录、整理历代题咏描写济南山水名胜、古迹风物的诗文作品。截至目前，他已持续用力近二十年之久，先后查阅了济南现存的近四十部历代旧方志和各个版本的《山东通志》，以及外地的一些旧方志，并循着种种草蛇灰线、蛛丝马迹查到了大量济南籍和曾经客居济南的文人的诗文别集，以及大型丛书中的集部文献，共辑录到历代写济南的诗文数万首（篇）、数百万字。在此基础上，刘书龙先后单独编著或与他人合著出版了《名家笔下的老济南》《大明湖历代文萃》《大明湖历代诗荟》《民国济南风情》《名泉文萃》等书籍。

在编撰此类书籍的过程中，尽管刘书龙的出发点是想着能将相关诗文“一网打尽”，但受各种限制，每次只能做到相对“全”，每次在书出版后，就往往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比如目前所辑录到的历代写大明湖的诗文的数量，比2008年底编著《大明湖历代文萃》和《大明湖历代诗荟》两书时多出好几倍。

具体到《济南名山诗总汇》一书，刘书龙说自己在编纂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附会滥收之弊。“我不论是作文，还是编书，最不喜欢附会、名不副实，所以我会时时注意力避为追求数量之多而无原则滥收之弊，对那些明显是专写济南名泉、明湖及其他名胜风物，只是诗句中提到了济南某山或仅仅是出现了‘山’字的诗作，一概不予收录。不然，这套书中所收录的诗作数量可能会再多出三四千首，甚至更多。”

另外，这套书中还有一个创新，在附录的“诗人小传”部分，刘书龙查阅各种古籍文献，尤其是翻检相应的诗文别集全书，特别是序、跋、墓志碑传部分，新考证出原来当代文献中无明确记载的一些诗人的生卒年。

“这套《济南名山诗总汇》是又一枚不大不小的新果，书中所收诗数量3500余首，约为目前自己辑录到的历代写济南的诗词总数的1/6。”刘书龙说，希望此书可以让人们在登临游览济南的名山时能超越“看山只是山”的层面，达到“看山不仅是山，还可以看到山的历史和文化”的境界，从而能更加真切地领略品味济南名山的秀美与诗意，汲取其中的有益经验，不断发扬创新，写出更多充满家国情怀的优秀作品。

在古代诗坛，山水诗的创作有其内在轨迹。汉代以前，很少有诗人以山川风物为创作题材，这和农业生产力尚处于低下阶段以及文化思潮的影响有关。真正把山水视为衬托作者心情的背景，且将它视为创作题材的主体的做法直到魏晋时期才成为诗坛的一股潮流。

翻阅《济南名山诗总汇》一书，也可寻找到这一潮流的蛛丝马迹。书中所收的最早歌咏济南名山的古诗，便是魏收所作的《七月七日登舜山诗》：“述职无风政，复路阻山河。还思麾盖日，留谢此山阿。”当然，该书收录的诗作的作者主要是身在官场的士大夫，其笔下的山应当理解为文人心灵的栖居之所、心造之境，应从古代文化的整体观上去把握。

草木蔓发，又到春山可望时。

泉城济南，更是得大自然之钟爱与偏宠，萃山水之灵秀、人文之精华于一区，具举世罕有的湖、泉、山、河、城之胜景。

济南的山，虽不如济南的水（泉、湖）那样出名，却也各具风姿风雅，与名泉、明湖共同绘就了独特的地域风景。近期，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济南市地方志研究院）主持编纂、济南文史学者刘书龙辑校的《济南名山诗总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卷，60余万字，共收录历代1000多位诗人题咏济南名山的诗作3500余首。本报记者专访该书辑校者刘书龙先生，听他讲述济南名山背后的无限诗情。

刘书龙介绍，济南的山与水（泉、湖）本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二者相伴共生。众所周知，济南市区的泉水来自南部山区，南部山区的降水渗漏地下，顺岩层倾斜方向北流，至城区遇到侵入岩体阻挡，地下潜流大量汇聚，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露出地表，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泉水。此外，济南还有许多名泉位于名山之下，如佛慧山下的甘露泉、长生泉，华山下的华泉，龙洞的白龙泉、黑龙泉、金沙泉、悬珠泉，佛峪的林汲泉、露华泉，云翠山北端崮山山坳中的扈泉等。

“若说泉是济南的灵魂，那么山可以说是济南的风骨。”刘书龙说，无论是元代地理学家于钦所说的“济南山水甲齐鲁”“济南山水天下无，晴云晓日开画图”，还是金元之际的大文学家元好问所说的“羨煞济南山水好”、清代文人刘中柱的“济南山水天下称”、汪国的“济南山水最瑰异”、王赓言的“济南夙称山水窟”、张昭潜的“济南山水奇”、龙岭的“济南山水天下无，的的青山森淼湖”，皆将济南的山与水并列称赞。

当然，山色与诗人往往互相成就。山川景物，异彩纷呈，往往能触动诗人的心扉。许多诗人对济南的山情有独钟，如清代诗人刘开曾有“济南之山秀无比”这样的赞叹之句。清代诗人龙岭在其《拟题赵松雪〈鹧鸪秋色图〉》一诗中更是直接赞美：“济南之山天下奇，烟鬟云髻堆迷离。”

还有一些诗人，在济南时则只写过济南的山，却没写过济南的泉，如明代诗坛的济南诗人李攀龙曾写下《与魏使君宿龙洞山寺，同赋》《酬张转运龙洞山之作》《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二首》《与转运诸公登华不注绝顶》等多首记游题咏济南名山的诗作，可其《沧溟集》三十卷中却找不到一首甚至一句写济南泉水的诗。

在山水怀抱中的济南，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古时距重要的南北交通驿道不远，士子文人们在北上京城参加会试或南下返乡时，往往都要到济南一游，并留下数以万计的题咏诗词、记游文章，以及对济南湖、泉、山胜景的赞美。“如果将这些题咏诗词、记游文章从各种古籍和民国文献中找出来，并将其整理汇编成书，可以为济南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文献便利，也可以更加充分地展现印证济南山水之胜、文化之富、底蕴之厚。”刘书龙说。

行胜于言。自2006年开始，刘书龙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卢昱

『济南之山天下奇』

《济南名山诗总汇》收录历代1000多位诗人诗作3500余首，写尽济南名山背后的无限诗情

杨萌：温度与共，歌以咏情

文化访谈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王若瑾

“艺术创作有温度、不生硬，听者自然就感同身受。”青年词作家杨萌像是有一把筛子，悉心淘澄着平凡日子里流淌出的每一丝温暖和感动。作为全国首部烈士归家题材微电影歌曲MV《回家的路》的词作者，杨萌的词中未见“情怀”二字，却处处流露情怀；不言感动，却让听者时时感同身受。“对一名音乐人、一名创作者来说，‘共情力’是十分难得的，我从未经历过你的故事，也从未感受过你的悲喜，但是我的表达能够深入你心里，观众一听，就仿佛这首歌在述说自己的故事。”他说。

2022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当天，历经两个月的创作、拍摄，《回家的路》上线。杨萌回忆了从创作灵感落到地拍摄，从作品呈现到观众反馈等一系列台前幕后的故事。

他所在的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自2021年1月开展了使用DNA鉴定技术为无名烈士寻亲活动，迄今已经为49位烈士寻到家人。去年9月16日第九批8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回国。杨萌一直关注相关消息，为英烈创作一首公益作品的想法一直萦绕心头。当他看到单位官网转发的一系列烈士寻亲视频，尤其是93岁的张淑卿老人苦等丈夫74年的故事时，被深深打动了。

“也许讨论情怀、荣耀等诸如此类的词有些空泛，我就想把所见到的景象写成词，所见即歌词。看着视频里的张淑卿老人，一遍遍抚摸着丈夫的军装照，那句歌词一下子就出来了——还是那个老相框，已经被我抚摸着滚烫。定格青春的军装，对话着眉宇的沧桑。”

杨萌随即联系了老搭档青年作曲家李少卿，在做了大量功课後，短短半小时杨萌就完成了歌词的初稿，当晚把歌词交给了李少卿，仅用一小时旋律就谱出，快速搭建起了一部微电影MV歌曲的骨架。“我召集了一些战友、朋友，打电话联系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拒绝，也没有一个人提及费用，像担任声乐指导的原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歌唱家王利华老师，主演MV的原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话剧表演艺术家刘树真老师，导演张培涛等所有人，全部都是免费出演、指导、拍摄制作的。”

清酒一瓶，黄花一束，MV中的老人挪动着脚步登上通往纪念碑的阶梯，不断摩挲着嵌在石碑上的那张照片，眼含热泪，颤颤巍巍地

诉说着思念：“喝点酒，我可是一直没忘了你啊，一直等你，等你回家……”摄影师一打开摄像机，刘树真立刻朝纪念碑跪了下去，杨萌想提醒这位大病初愈的老人小心地上布满的小石子。刘树真却说：“没事孩子，别打扰我。”“我的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她拍摄的时候我就跟着哭。”杨萌说，台前即幕后，没有刻意的摆拍，也不必刻意雕琢台词、揣摩动作，MV中呈现的画面更像是一种真实的记录，一种对真实故事的生动重现。MV中老人开场念叨的词起初并不在脚本上，是刘树真的临场发挥和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心热忧忧的主创人员用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共同诠释着MV开头那句“青春许国，英魂回家，只要我们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

从部队退伍后的杨萌并没有选择回老家工作，而是留在济南继续追求着他的音乐梦想。在他笔下，济南这座城市似乎有种濯净铅华后的质朴纯真。

“写济南，却不能只写济南。写济南的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写不全济南，这些著名景点是济南的标志，却不能完全代表济南。首先要抓住这个城市的人文、厚重的历史，而非具体的意象；其次要写有共性的东西，以点带面，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所以创作还要接地气儿。”

“喝着泉水长大，仗义是咱的本分，说话

怎样才能观察并捕捉到济南山川的特色？这里涉及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观念。如同样是写千佛山，于欽写道：“济南山水天下无，晴云晓日开画图。群山尾岱走东海，鹧鸪落星青照湖。”而到了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来济南游玩，登上千佛山，看到青翠峭拔的山峰，姿态各异的石佛，不禁诗兴大发，也留下了一首长诗《千佛山极目有作》：“分千自岱宗，冈峦雄且秀……泰麓巢云处，延赏既已富。探奇复得此，坐久消清昼。因悟境无穷，骋怀难尽副。”他在登临千佛山后，也探明了千佛山与泰山的关系，眼光扫至石佛、空洞、绿荫后，恍然顿悟要想观尽天下美景是难以做到的。

济南群山的形体、线条、色彩所呈现的审美形态，是客观的存在，它们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和气势。如清代诗人朱照所写的《游南山过梯子岭》：“梯子竖危峰，白云时半封。斜阳草草际，苍黛断人踪。致我高千仞，看山得万重。重重天姥髻，百里尽芙蓉。”

然而，“山水多情能寄傲”（清诗人周在建句）、“好句多因山水助”（清代济南文人朱曾敬语），山川风物呈现的景色与神采，又是通过作为审美主体的诗人传达到读者的面前。换言之，大山大河的形象，必然会刺激诗人的思想感情，“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于是，审美客体之“神”，与审美主体之“神”相融合，这才通过文字符号，把济南山的意境呈现在读者面前。看蒲松龄老先生写章丘女郎山，依旧有一股写鬼写妖高人一筹的诡谲：“当年曾此葬双鬟，骖客凭临泪色斑。远翠飘摇青郭外，小坟杂沓乱云间。秋郊罗袜迷桃梗，月夜霜风冷珮环。旧迹不知何处是，于今空说女郎山。”

著名文史学者顾颉刚曾提出一个观点：“在中国诗史上，所有人的作品可以四字括之——无可奈何。”品读济南名山诗词，也多有此感，有人感叹逝者如斯夫，有人借景消愁，派生出“象外之象”。如明代人国进在路过平阴孔子山时，写《杏坛遗韵》道：“荒山余古道，圣辙此经过。遗迹几千载，流光耿未磨。”而清代著名学者桂馥则在路过开山时写道：“细雨濛濛客暂停，毡衣半谢晓寒轻。青山对面垂帘坐，绝顶风吹半铎声。”古人在诗歌创作中有一种重要的手法，即“借景抒情”“寓情于景”，诸如此类描写济南名山的诗作也是如此。“还请读者在这些诗作中赏其美、品其意、传其神。”刘书龙说。

